



經籍考

三
卷



經籍考卷之三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史譜牒
目錄

姓源韻譜一卷

陳氏曰唐張九齡撰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
錄世本圖摺撫諸書纂爲此譜分四聲以便
尋閱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
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欽項伯
爲劉氏是也唯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
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
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

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
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
歟

元和姓纂十一卷

晁氏曰唐林寶撰元和中封閭某於諸家姓
氏爲太原其人乃言非本卽憲宗令宰相命
寶纂諸家姓氏李氏時各依四聲類集每韻
之內則以大姓爲首

陳氏曰元和中朔方別帥天水關某者封邑
太原以爲言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

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部望子
孫職任並摠緝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吉甫
以命寶二十旬而成此書絕無善本頃在蒲
田以數本參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
互有得失然粗完正矣

李氏皇室維城錄一卷

陳氏曰屯田郎中李衢沔王長史林贊修止
於僖宗蓋昭宗時所錄也

李氏房從譜一卷

陳氏曰唐洛陽主簿李匡文撰時爲圖譜官

聖唐偕日譜一卷

陳氏曰前賀州刺史李匡文撰序言前守職圖籍日撰天潢源流譜統務在省略直取相承一葉旁附首分諸房今特從聖唐以來列聖下諸王公主逐帝書出號曰偕日與日齊行之義也匡文字濟翁又有資暇集見于錄

唐宰相甲族一卷

陳氏曰唐韋述蕭穎士等撰自王方慶而下十有四家

唐相門甲族諸郡氏譜共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甲族八十六家氏譜自京

兆八姓而下凡三百五十姓

唐杜氏家譜一卷

陳氏曰唐太子賓客杜信撰

唐鮮于氏卓絕譜一卷

晁氏曰唐喬琳撰藝文志有其目

天下郡望氏族譜一卷

陳氏曰唐李林甫等天寶八年所纂并附五音于後

姓苑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爲卷首當是唐人所爲

姓解三卷

陳氏曰鴈門邵思撰以偏旁字類爲一百七十門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景祐二年序

千姓編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以姓苑姓源等書撮取千姓以四字爲句每字爲一姓題曰千姓編三字亦三姓也逐句文義亦頗相屬殆千字文之比云

陳郡袁氏譜一卷

陳氏曰袁陟世弼錄

陶氏譜一卷

陳氏曰懷州教授陶直夫錄侃之後也

帝王系譜一卷

陳氏曰武夷吳達公路撰政和壬辰也自漢迄周顯德每代略具數語其論曹操迫脅君右無復臣禮逆節已顯會其病死故篡竊之惡漏在身後昔人謂其不敢危漢者亦不覈其情耳此論與愚意膈合

群史姓纂韻譜六卷

陳氏曰永福黃邦先宋顯撰凡史傳所有姓氏皆有韻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邦俊宋英爲之序

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

陳氏曰校書郎史館校勘臨川鄧名世元亞撰其子椿年緒成之

皇朝百族譜四卷

陳氏曰長沙丁維臯撰周益公爲之序時紹興末也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尚多

有能續襄集者

周平園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昏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梁則左寒賤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

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
辜而無知如崇韜者所以流涕於尚父之墓
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者儒慨然以
譜牒爲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
錄也日哀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
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戚窮達
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也如
與之同鄉黨而接姻婭也不亦博而知要也
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有序曰書不待序
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巨室則

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關
闕也子與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
無種而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
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
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朝人物
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
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日其得
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予亦將
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
或可勉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爲參知政事予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子其誤止同

關里世系一卷

晁氏曰皇朝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曰古本止叙承襲者一人故多踈略宗翰元豐末知洪州刊于牘紹興中端朝者續之止於四十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喜傳及太子賢注與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于卷首

史氏譜一卷

陳氏曰奉直大夫米憲錄蓋國初勲臣米信

之後信五世為帝元章又三世為憲

右譜牒

唐藝文志四卷

陳氏曰新唐書中錄出別行監中有印本

吳氏西齋書目一卷

晁氏曰唐吳兢錄其家藏書凡一萬三千四

百六十八卷兢自撰書附于正史之末又有

續抄書列于後

文選著作人名三卷

晁氏曰唐常寶鼎撰纂文選所集文章著作

人姓氏爵里行事及其著作之意

十三代史目三卷

晁氏曰唐殷仲茂撰輯史記兩漢三國晉宋

齊梁陳後魏北齊周隋史籍篇次名氏國朝

杜鎬以唐五代書目續之

崇文摠目六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王堯臣等撰書刊正訛謬條次

之凡四十六類計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康定

三年景祐中詔張觀李若谷宋庠取昭文史

館集賢秘閣書成堯臣及提舉官聶冠卿郭

稹加階邑編修官呂公綽王洙刁約歐陽脩
揚儀陳經各進秩有差國史謂書錄自劉向
至毋嬰所著皆不存由是古書難考故此書
多所謬誤

陳氏曰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
見數條今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
改定

夾漈鄭氏曰崇文總目衆手爲之其間有兩
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
書一類有九節九節相屬而無雜揉又雜史

一類雖不標別然分之二下二卷即爲二家不
勝冗濫及觀崇文九節止所謂大熟而濯以
清風也雜史一家隋唐二志皆不成條理今
觀崇文之作賢於二志遠矣此二類往往足
一手所編惜乎當時不盡以其書屬之也

又曰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
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爲之說且爲之說也已
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
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爲之說使人意怠且太
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

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采群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博採群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所釋大槩如此舉此一條可見其他
大宋史館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史館書總計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卷

朝野圖書志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淑獻臣撰淑若谷之子也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

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
此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

陳氏曰號圖書十志皇祐己丑自作序以示子孫曰朋圭芻者其子壽朋復圭德芻也

成都刻石總目三帙

晁氏曰皇朝劉涇撰元祐中蔡京帥成都以意授涇纂府縣碑板幢柱自東漢初平迄偽蜀廣政凡二百六十八

田氏書目六卷

晁氏曰皇朝田鎬撰田偉居荆南家藏書三萬卷鎬偉之子也因成此曰元祐中袁默為之序

群書備檢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輯易書詩左氏公羊穀梁二禮論語孟子荀子揚子文中子史記兩漢晉宋齊梁陳後周北齊隋新舊唐五代史書以備檢閱

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

陳氏曰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

之下

集古錄跋尾十卷

陳氏曰歐陽脩撰編述之意序文詳之世所共知不復著

集古目錄二十卷

陳氏曰公子禮部郎官裴叔弼撰公既為跋尾二百九十六篇命裴撮其大要別為目錄裴之序云爾今改集中凡三百五十餘跋

歐公親書集古錄跋六卷

廬陵所刻凡二百五十篇視集中闕七之二

太宗御製御書目一卷

陳氏曰至宸殿所藏兼有真宗御製序十四篇又本稍多而無序文

真宗御製碑頌石本目錄一卷

陳氏曰凡九十名件乾興所刊板

龍圖閣瑞物寶目六閣書籍圖書目共一卷王宸

殿書數附

陳氏曰已上平江虎丘寺御書閣有元頌隆印本傳寫得之

蘇洵金石錄六卷

陳氏曰北平田槩纂元豐五年王欽臣為序自為後序皆記京兆府縣古碑所在覽之使人慨然

金石錄二十卷

陳氏曰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做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識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爲祖丁舉字即以爲伍舉方鼎即以爲子產仲吉匜即以爲偃姑之類遂古以來人之

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
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
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異焉余嘗竊笑之惟其
傳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
此書跋尾獨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
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為作後序頗
可觀

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 書跋十卷 畫跋五卷

陳氏曰微猷閣待制東平董道彥遠撰以其
家藏書考其末而為之論說及諸子心

止蓋其本意專為經設也

寶墨待訪錄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襄陽米芾元章撰記承平

時故家所藏晉唐遺跡

群書會記三十六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世間所有之書非必其

家皆有之也

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

陳氏曰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志者蓋
述其著作之意也

集古系特錄十卷系地錄十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抵因集古之舊詳考其時與地而系之二書相為表裏

秦氏書目一卷

陳氏曰濡湏秦氏元祐二年有為金部員外郎者聞于朝請以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

藏六堂書目一卷

陳氏曰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後有家藏告命其藏書自承平時今浸以散逸矣

吳氏書目一卷

陳氏曰奉議郎漳浦吳興可權家藏閩中不經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濕苦蠹損

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陳氏曰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守滎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時紹興二十一年也其所發明有足觀者南陽公未知何人或云开度憲孟也未詳

遂初堂書目一卷

陳氏曰錫山尤氏尚書衰延之淳熙名臣藏書至多法書尤富嘗燼於火今其存亡幾矣誠齋序略曰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曰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予口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乃屬子序其書目余記序之將借而傳焉

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

陳氏曰秘書監臨海陳騏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中興以來庶事草創罔羅遺逸中秘所藏視前世獨無歉焉殆且過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蓋亦盛矣其間考究疏謬亦不免

館閣續書目三十卷

陳氏曰秘書丞吳郡張攀從龍等撰嘉定十三年上以淳熙後所得書纂續前錄草率尤甚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

鄭氏書目七卷

陳氏曰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為七錄曰
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伎曰文曰類寅知樞
密院僑之子博聞強記多識典故端平初召
為都司執法守正出為漳州以沒

實錄叢編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以諸家集古書錄
用九域志京府州縣繫其名物而昔人辨正
審定之語具著其下其不詳所在附卷末

右目錄

經籍考卷之三十四

經籍考卷之三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者

儒家

子儒家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
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
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
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
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脩之是以五經乖析儒

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辟讀曰僻

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
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
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
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缺仲尼祖
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
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
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
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

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漢志五十三卷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

隋志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一部六百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陸善經以下

著錄二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

宋三朝志五十一部三百七十一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三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七卷

宋中興志九十六家一百一十八部八百五十七卷

曾子二卷

晁氏曰曾子者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
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
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
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也已見
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
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十有餘字云
高氏子略曰曾子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
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
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脩身至於天圓已見於

大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
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為之者歟劉
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况他人
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
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
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
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諸吾
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
周氏涉筆曰曾子一書議道褊迫又過於荀卿

蓋戰國時為其學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遽謂七十
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
不置論而何以為過何以為免聖門家法無此
語也

陳氏曰九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
行慈湖楊簡注

子思子七卷

晁氏曰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
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

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
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
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
於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衆人之
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引援易之言是也
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
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也

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晁氏曰趙荀况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

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况當
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
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取
為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
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
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
年九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僅百歲矣楊原
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新
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
夫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

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
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
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昌黎韓氏曰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
詩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故
詩春秋無疵余故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
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
大醇而小疵

東坡蘇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

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
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其言愚人之所
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
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
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
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

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
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
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
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息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
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
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
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
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
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
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

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有無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程氏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且性惡一句大本已失

朱子語錄曰荀子佳有好处勝似揚子然亦難

看看來荀卿亦是剛明底人只是粗

陳氏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江西漕司其同異著

之篇末九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董子一卷

晁氏曰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秘注無心在戰國

時著書闕墨子

賈誼新書十卷

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為十卷

晁氏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九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不同固紀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

足恠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為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為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

高氏子略曰皮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覈其藻傷而雅蘇公軾以為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觀其過相作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矣夫謀之一不見問文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者

非誼所及也

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濮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得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有些箇問新書曰此賈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陳氏曰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為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揚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
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
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誤此
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
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斬之然
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之遠其本指正
古人所謂盡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
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
矩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陳氏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
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軌注本歷
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
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溫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
秘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
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奇義最
為精詳宋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
書取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太玄經十卷

晁氏曰漢揚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已誚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玄經其自序稱玄盛矣而諸儒或以為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為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譬夫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玄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玄雖準易然托始高辛太初二曆而為之故玄

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為一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玄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玄之首有首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為玄不亦善乎不然則玄之序亦贅矣自復始而為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

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頤何以為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也正於丑間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一陽一陰者玄相錯之法也然養為陽而中不為陰水火木金土者玄相傳之法也然姤為金而羨不為土其自相矣類如此豈得無說哉

朱子語錄曰揚子為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太玄亦拙底工夫

蓋天地間只有一箇奇偶奇陽偶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揚子都添作三事、要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本似老氏如清淨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

陳氏曰按漢志楊雄所敘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捃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為十

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本解
釋范望折中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註乃以玄
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一篇附贊之下為九
篇列為四卷首測二序載之第一卷之首蓋猶
王弼離今古易之類也卷首有陸續述玄一篇
水心葉氏曰太玄雖名幽深

扶踈獨說

十餘萬言侯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
固嘗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為甚難明也至
宋袁陸續范望乃皆創立註釋若昔未嘗聞知
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替義以五行勝克取為

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
或舊語果零落而袁績等方以意自為參測也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畧刻
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死之至玄而益
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雄為孔氏
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柰何俛首效之且未有
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講矣

范氏註太玄經解十卷

晁氏曰吳范望叔明註其序云子雲著玄桓譚
以為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

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續解釋之文字繁隈今以陸為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為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續序以子雲為聖人云

說玄一卷

晁氏曰唐王涯廣津撰涯始於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二十六年間註太玄為六卷今不之見獨此書行於世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法四辯音五

巽岩李氏曰自晉范望而後為學者無聞而涯

獨能名家諸儒共宗之涯別有經註六卷行於世此特其大略耳揲法所稱并扞之後便都數之不中分蓋誤也若爾則終不成七八之數當去又中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掛一然本多如此今姑仍其舊使觀者自擇焉

宋惟幹太玄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惟幹註惟幹嘗得太玄古本于昭應咸平中知滑臺取宋衷陸續范望三家訓解別為之註仍作太玄宗旨兩篇附于後其學蓋師濟東田告司馬溫公所謂小宋也

徐庸註太玄經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註慶曆間人也以范望解指義不的因王涯林氏諸解重為之註取王涯說玄附於後自為玄頤通名之為太玄註總其自序云爾又多改其文字如以杞為仡以媿為姪以壯凡為札乃以學為孿以稚為推之類其所謂林氏者瑀也賈文元嘗關瑀之姦妄于朝

章氏太玄經註十四卷 疏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章登撰嘉祐中成都帥將棠獻其書于朝詔書褒寵賜號冲退處士實錄言字

之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恬淡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為事

巽若李氏曰其說以范望為宗望所否者輒改正之大抵玄之吉凶專在晝夜而子雲之辭或竒奧難曉諸家往往迷悞指凶為吉違背經義登獨以晝夜訂其辭於吉凶無所差比諸家誠寂優焉登成都人字隱之博通五經尤長於易與大玄王素趙抃守蜀皆賓禮之賜冲退素所請也登將死其鄉人夢登以小童日隨於謂告別曰此間囂塵非修行地吾歸閬苑矣登蓋明

術數得道者云

陳漸演玄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漸撰漸堯佐之族子也國史有傳凡十四篇漸謂史以楊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僭王按子雲法言解嘲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其自稱弟子侯芭之徒尊之耳

太玄淵旨一卷

晁氏曰右皇朝張揆撰

太玄經疏十八卷

曰皇朝郭元亨撰元亨謂雄之作玄事一

侯芭後獨有張衡和譚張華見而稱嘆吳郡鄧伯岐求本不能得宋秉為訓陸績為解范叔明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末迄于祥符八年僅三十年撰成今疏又云太玄潤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據而言然

巽岩李氏曰其疏專主范望雖講解極詳然於望本注無所增益也元亨自謂得歸于蜀而不著其師之名氏蜀人蓋多玄學疑嚴揚所傳固自不絕但潛伏退避非遇其人則鮮有顯者耳元亨之本末亦未詳

太玄發隱三篇

巽若李氏曰章啓撰有太玄講疏四十九卷其說甚備發隱之作蓋在講疏以前其大畧可見天下篇所稱王莽且筮思下之一五之乃宋衷陸績舊註本寓言也而啓謂宋陸皆居漢世去揚雄未遠必得之傳聞故因用之要恐其實耳然亦不害學者觀其意焉可也

溫公集註太玄經十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文晉允望解贊唐王涯汪繼及首則宋惟幹通

註陳軫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為此書自慶曆至元豐九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惟幹也惟幹漸秘皆國朝人溫公說玄曰莊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恠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綿倫矣而雄豈有以加之更乃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杪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

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窾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備之而不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嗚呼天下之道雖

有善者幾不易此矣考之於古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止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歎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陳氏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說而斷之以已意

太玄釋文一卷

陳氏曰相傳自佚芭虞翻宋衷陸續互相增損
非後人所作也吳秘嘗作音義豈即此耶

玄解四卷 玄歷一卷

陳氏曰右丞襄陵許翰崧老撰所解十一篇通
溫公註為十卷做韓康伯註繫辭合王弼為全
書之例也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測如象文如
文言攤瑩規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
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然擬之勤矣太玄
歷者亦翰所傳云溫公所錄不著何人作

玄星紀圖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以溫公玄歷及邵康節
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
出私意盖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辯正古今諸儒
之失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
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玄所
以作也

經籍考卷之三十六

子儒家

番陽馬端臨貴與著

新序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載
戰國秦漢間事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晁氏曰當成帝時典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
之言刪取正辭義義可勸戒者為新序說苑共
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有闕皇朝
曾鞏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
逸久之新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

於世者稱向與楊雄為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薛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略曰劉向所集次新書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發殘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

悅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聞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謾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攷其失者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
苦岷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
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
為漢規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

說苑二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秘書採傳記
百家之言撮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
從為說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晁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

思政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
式談叢雜言辯物備文為目陽嘉四年上之闕
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
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為二十篇又敘之然
正是折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南豐曾氏序略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
迹以為此書奏之故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
不當於理故不得而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
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
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意其枉已

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
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
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
其書知攷而擇之可也然向數困於說而不改其
操與患失之者異矣

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
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
家後令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
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

如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詢謀僉
同者也班氏一贊專羨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
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
入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
權酤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權
酤而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贊曰議鹽鐵而罷權
酤也及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著數萬言凡六十
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為論贊其言桑大夫
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

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晁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責忠浮偽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為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中鑒五卷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

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篇

晁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
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
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
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缺此篇因考之魏志見
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
全書也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
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
承秦滅學之後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

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
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其所得於
內又能信而克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
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為上
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
民云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時尚
未亡特不見之耳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
蓋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晁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
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
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
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邯
鄲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叢又以
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
祐中宋咸為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
孔叢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其注
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
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成

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
叢即漢志孔叢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
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與書目稱漢孔鮒撰
一名盤孟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
子為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為漢人而其
書記鮒之沒第十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藏
而下數世迄于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
以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為博士者又曰孔甲顏
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

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然則顏監未嘗見此書耶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蚡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孟不知何據豈以漢所謂孔甲即陳王博士之孔甲耶

高氏子略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

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朱子語錄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

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晁氏曰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云

文中子十卷

晁氏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性、僭聖人模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為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安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

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
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
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
稱道衡仁壽中出為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
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
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
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
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
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
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
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
為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王氏揮塵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
宋景文修唐書房社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
其書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
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
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
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龍川陳氏類次文中子引曰講道河汾門人咸
有記焉其高第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常參取之
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
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
授福郊福時遂次為十篇各取其端二字以冠
篇首又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
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
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
敘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
言蓋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

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以類相從也此
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
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
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為王
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
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
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
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
盡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
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

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按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

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

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證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止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

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

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据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來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

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爽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

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朱子語錄問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如仲淹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

了但於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
不理會要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文中子有
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
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
論本原只自莊老中來

陳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著文中子世家
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
舊傳以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白甲
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
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
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帝範一卷

晁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
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
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
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甚多
豈特汰侈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來不能身教
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晁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範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晁氏曰南唐劉鷟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道徐鉉為之序

聲隅子獻款瑣微論十卷

晁氏曰皇朝黃晞撰聲隅子晞自號也其敘略曰聲隅者枿物之名獻款者蕪歎之聲瑣微者

述之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錄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疎撰本名罔真宗御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晁氏曰皇朝董政公撰顏氏之書

家範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脩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溪劉氏後序曰溫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
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
至匹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
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既總述治家之要又門分
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
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
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嗚呼可
謂備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
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經與前哲之所
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

人議道自巳而制法以人謂其可以通行也公
佩服仁義周旋道德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今
其為書嚴矣哉其所采錄又有人所甚難者夫
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
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疴癢而敬
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
哉而人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
人之忽乎其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一
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
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

率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
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克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穎濱序略曰轍少而
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曰諄乎惟恐不盡也
嗚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
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况其賢者
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
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
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

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
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
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聞於市莫之能
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
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
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
自周公以來至于今父戒四十五母戒若干公
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潛虛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玄撰此書

以五行為本五行相乘為二十五兩之得五十
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
未成也其手寫藁草一通今在子達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
多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
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溫公晚注此書未竟而
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囑晁景迂補之而晁
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缺始復
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也

潛虛發微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

信書三卷

巽岩李氏曰文軫撰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
二年進士第為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
易而倣太玄略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
乎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
三統五行三其行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
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
解而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

解之類也十五式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
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晉首疾豐和天英六式
之十二斷又終篇不載撰法恐此本未為全書
且其間尚多差誤不可強正姑列于後以待考
弟子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答問之言
揚造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
書序

經籍考卷之三十六

經籍考卷之三十七

番陽馬端臨貴與著

子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
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傅之所自
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
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
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
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此一篇本號易
通其大概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

實錄夫莫夫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
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
起俗學言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
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
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沒
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
已○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
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
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周子留下太極圖若

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
始明朱子既為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
夫以書來曰先生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
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
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
意者果何謂耶熹切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
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寺授之意蓋
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
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敝必有不勝言者

晁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
程遂大顯于世此其所著書也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
于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
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
治亂國家之經固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楊
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炳

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為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
傳篇為一卷末有行狀二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
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
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
其言始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
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或問正蒙

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為一篇刻之興化軍又有戶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解為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

外書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

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實慈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三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之處若止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說十卷

陳氏曰尚書穎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雜說及諸家語錄厘為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為卷首不如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

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
後又有繫述敘篇其子伯溫解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脩
伯長脩受之种放明逸汝受之陳搏蓋數學也
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于
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
時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
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
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
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

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為之敘
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為易學辯惑
一篇敘傳授本末真偽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

鮮焉

朱子語錄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
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
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
衰也謂如見蒼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
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

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意以求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

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當時康節只說與王其不曾說與

伯溫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

觀物外篇六卷

晁氏曰右邵雍之沒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為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為六卷

觀物內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溫撰即經世書之第十一十二卷也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

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楊子天入學安有莊周內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編集之耳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知整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

漁樵問對一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程氏雜說十卷

晁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信聞紀一卷 經學理窟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辯釋老之失

近思錄十四錄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

以教後學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

言之簡而要者集為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趣向

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

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至矣然其間亦有平

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

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

遠其言詭異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

云々者則甚非朱呂所以為書之意也

答邇英聖問一卷

兩朝國史志慶曆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

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

二曰奉直考之業三曰念祖宗之艱難四曰思

真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
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
曰崇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
曰招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
曰重 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
曰戒喜怒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杜希旨
二十三曰役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
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
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絕朋比三十曰斥
諂佞三十一曰察小惠三十二曰鑒逆合三十
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
求善補過又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
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
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曾公
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
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
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
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醇夫纂自古賢君迨于祖

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聞者興起東坡常白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為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于本朝神宗凡聖賢事皆具焉

儒言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蓋辯正王安石

學道僻者

元城語錄三卷

陳氏曰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萬公劉安世罷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劉先生談錄一卷

陳氏曰知秀州韓瓘德全撰瓘億之曾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道護錄一卷

陳氏曰胡珵德輝所錄劉元城語凡十九則以上三書皆刻章貢末又有邵伯溫呂本中所記數事附焉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錄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錄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錄揚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稟錄共四卷末卷為附錄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延閣稟錄一卷

陳氏曰即楊迥所錄當政和八年其父亡恙時也

龜山別錄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

尹和靖語錄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

胡氏傳家錄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

胡安國康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訓

無垢語錄十四卷 言行編遺文共一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曄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哀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于末

師友雜志一卷 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峰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從之游朱子語錄因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好以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讀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

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
逐旋於此處攬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
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
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
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
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此險
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忘筌書一卷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易亦涉異端凡

五十一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
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瀛溪明道伊川橫
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
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

華山遺學六卷

陳氏曰河南郭雍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
為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說春秋又次為性說
三篇末卷問答雜說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

次詳見易類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久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惇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傳正統為絕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然無高論

南軒語錄十二卷

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栻欽夫語

晞顏錄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錄為一編

晦庵語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東晦翁門人寥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庵續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黃幹直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錄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

閱之書隨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獨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

閻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者為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守郡實為之序

先聖大訓六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為此編然聖人之旨意未易識也卒欲速貧死

欲速朽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為而言况於百氏所記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也

已易一卷

陳氏曰楊簡撰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集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為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不輕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

切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為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為本推而廣之為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致仕

心經法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心格言

三先生謚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為潼川憲奏請賜周程謚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文

言十三卷

陳氏曰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宰孫應時季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新昌王煥伯晦復哀論語書所載問答為此書

邑中至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經籍考卷之三十七

經籍考卷之三十八

子道家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
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
之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
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
法○隋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
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
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
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

譎怪而失其真

漢志三十七部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晁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

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

篇唐逢行珪注求微中上下朝敘稱見文王時

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

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

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

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

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

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

爾廖仲子抄云六篇馬摠意林亦然其所載

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巽岩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
總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
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
所依託也能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
監曲阜時何耶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
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
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
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

武逐麇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
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
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
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
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德
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車飛翮翼武狼
將擊弭耳俯 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
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辭意大
略滄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
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敘鬻子名熊著書一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永徽中逢行珪為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九十四篇子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唐鄭縣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為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于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長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

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
多歲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
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九所以知雄守雌知
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
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
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
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
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
而不為天下達道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
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

塗者卅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
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為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
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為上故不
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
人也不可得意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

處之其不同至如此

朱子語錄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術冲嗇不肯後精神○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

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焉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它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它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它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它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

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它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卑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茲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為謚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太史公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稱其非真殆以此與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老子略論一卷

晁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于老子而老子論

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効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玄學盛行弼之談玄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玄義晁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為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 疏一卷

晁氏曰唐玄宗撰天寶中加號玄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為食母增之贅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晁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
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祐羅什盧裕劉
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
張憑張嗣臧玄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綵
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
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為一
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玄英
為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絕學無憂一
句附絕聖棄知章末以惟之與阿別為一章與

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

忠遠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喬諷撰諷仕偽蜀為諫議大夫

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
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

經章句略為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
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篇首之文名上篇曰

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
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
觀其徼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雱注二卷呂惠卿注二卷
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

晁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寂所致
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
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玄以為道之所由出蓋至于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于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為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

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為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朱子雜學辯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

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竒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波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

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于學文詞竒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夢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

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二死之徒十有三以
為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為訓老而實該故
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為六
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丘灘上人號
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
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

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顏籀以其與孔
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
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
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
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
人也

河東柳氏辨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

子弟子

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注

其辭有若

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蓋駁書
也其渾而類者少切取它書以合之者多凡孟

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童曰嶢音

或作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

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

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刊

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

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

厚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

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

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

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

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

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變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

也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

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

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

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

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鉞裴駟曰計然葵

丘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冠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

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消虛無為務崇不競其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徇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

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脩身以俟焉以為立巖墻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河東柳氏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

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

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武侯

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文齊康公七年宋

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

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

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

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

唯其稱夏棘徂公紀渚子渚音季咸等皆出列

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

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
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
力命列子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
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
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
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
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議縱橫惟
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
為詭辭以激之刘向佛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

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
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高未多亦不
易得矣要之讚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
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
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
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
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
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孟子莊子文章

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
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
又變得峻竒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
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
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
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
滑稽慎到田駢闕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
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
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
迂僻者持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
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
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
竺乾之師間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
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
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一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為蒙漆園吏按漢書

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內
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
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
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培擊百世之
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
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
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
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
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
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

及孔子莫不以為陽訛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
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
既曰宗老氏矣誰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
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
何嘗不知主人之為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
遂以為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
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蹠胙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因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

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直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々而盱々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

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童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曾點底意思它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它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瞞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註本揚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它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湏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

類是也○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在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默定文句而已其後
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
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即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
十八卷

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

晁氏曰唐道士成玄英撰本郭象注為之疏義
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
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

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序云
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
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晁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
象注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為
之解凡九萬餘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
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鵝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鵝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鵝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選學

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鵬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鵝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也

昌黎韓愈讀鵝冠子曰鵝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

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
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
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二十有五
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辯鶻寇子曰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

而學者以為盡出鶻寇子鶻寇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

道其世兵篇頭與鵬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鶻寇子無所見

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

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

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

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考者死權

不稱鶻寇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

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鶻寇子書亦必不取

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高氏子略曰列仙傳曰鶻寇子楚人隱居著書

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

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

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

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鶻寇子僅表出首篇四稽

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
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
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
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
五長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迤相傳
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
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
非所取通與編民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
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可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

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
淺言自今考之柳說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
之道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騶冠子者
亢倉子三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
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
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
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
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

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瓌註

高氏子略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

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朱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侯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

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培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六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始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

向文

素書一卷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厯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託以為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

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七賢注陰符經 卷 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五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

一掃擊也

朱子語錄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曉歇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為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銳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託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

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說為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陰符經太無傳一卷陰符經辯合論一卷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別為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常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玄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為爾託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

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略抄記而未
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
陳氏曰即陰符經也鑒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
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皆列於
道家安國以為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
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
錄之道家

陳氏曰唐志云光啓間隱民蓋其自敘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晁氏曰唐范乾元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
倉子其意以為黃老之道內足以脩身外足以

治國者分為二十門

玄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
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
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經籍考卷之三十八

論一

論二

論三

論四

論五

論六

論七

論八

論九

論十

論十一

論十二

論十三

論十四

論十五

論十六

論十七

論十八

論十九

論二十

